

二十五別史

東都事略

齊魯書社

K204.1

14

:14

二十五别史

東
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
藏書章

齊魯書社

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九上

列傳四十二上

范仲淹字希文，唐相履冰之後。其先，邠州人也，後徙蘇州。祖贊時，仕錢氏為祕書監。父墉，從錢俶歸京師，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。仲淹二歲而孤，母貧無依，改適長山朱氏，故冒朱姓，名說。舉進士，為廣德軍司理參軍，始歸迎其母以養。

仲淹少有大志，於富貴、貧賤、毀譽、歡戚一不動其心，而慨然有志於天下。嘗自誦曰：“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”此其志也。為楚州糧料院，母喪去官。自言不敢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，乃上書宰相，極論天下事，所言皆執政時所施行者也。宰相王曾見而奇之，晏殊知應天府，表掌府學。及終喪，乃歸宗，易今名。時晏殊在京師，薦一士為館職，曾謂殊曰：“公知范仲淹，捨不薦而他薦乎？公宜更薦范仲淹也。”殊從之，遂用為祕閣校理。

章獻明肅皇后欲以元日御會慶殿，太常具儀，請天子率百官獻壽。仲淹上疏言：“王者父天母地，若奉親于內，則有家人禮。今稱觴殿下，是以天子北面行人臣事，抑尊損威，不可為後世法。”殊謂仲淹曰：“此豈君所當言邪？”仲淹抗言曰：“仲淹受公誤知，常懼不稱，為知己羞。仲淹所言，正論也，公反以為罪乎？”殊慚，無以應。仲淹又上疏請太后復辟，以為：“陛下擁扶聖躬，聽斷大政，日月持久。今皇帝春秋已盛，睿哲明發，臣願陛下保慶壽於長樂，卷收大權還上真主，以享天下之養。”遂出通判河中府。久之，仁宗記其忠，召為右司諫。章獻崩，言事者希旨多言章獻時事，仲淹諫曰：“太后受託先帝，保佑聖躬，始終十年，未見過失。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。”章獻有遺命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，參決軍國事。仲淹上疏言：“太后，母之名號也，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。今一太后崩，又立一太后。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。”由是罷其冊命。

其歲饑，出使安撫東南，所至除淫祀，賑乏絕。民有食烏昧草者，擷草以進，請示六宮、貴戚，戒其侈心。因陳八事以諫。會郭皇后廢，仲淹上書諫，不報。與御史中丞孔道輔合諫官御史伏閣諫，仁宗遣中貴人諭令詣中書。宰相呂夷簡曰：“廢后自有典故。”仲淹曰：“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，此乃光武失德，何足法？自餘廢后，皆前世昏君所為，主上躬堯舜之資，而相公奈何更勸之效昏君所為，豈不為聖明之累乎？”明日，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。有詔出知睦州，徙蘇州。歲餘，拜天章閣待制。召

還，益論事無所避。

知開封府。仲淹明敏通照，決事如神，京師謠曰：“朝廷無憂有范君，京師無事有希文。”仲淹言：“洛陽險固，而汴州四戰之郊，急難則居洛，太平乃都汴。今洛宮本備巡幸，可漸廣儲蓄，繕修之。”又言古之治亂繇用人得失，此宰相之職也。為《百官圖》以獻，曰：“任人各以其材，而百職修，堯舜之治不過此也。”因指其進退遲速次序曰：“如此可以為公，可以為私，陛下不可以不察。”又獻四論：一曰帝王好尚，二曰選賢任能，三曰近名，四曰推變。其大指言治亂繫所任，區別而進退左右，人主之權也，不可以委臣下。仁宗因而質於宰相呂夷簡。夷簡以為仲淹離間君臣，至交論上前，坐落職，出知饒州。余靖上疏言：“仲淹嘗言，陛下母子夫婦之間尚加優容，今以一言觸大臣，遽至黜逐，非朝廷福。”尹洙亦自訟與仲淹義兼師友，且嘗被論薦，請從降黜。歐陽脩移書諫官高若訥，責其不言。若訥繳奏之，靖等悉坐貶。當時謂之四賢、一不肖。一不肖，指若訥也。後徙潤、越二州。

趙元昊反，仁宗知仲淹材兼文武，復天章閣待制，知永興軍。夏竦為陝西招討使，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。是時延州諸砦失守，東西四百里無藩籬，人心危恐。乃以仲淹知延州。仲淹析州兵為六將，將三千人，訓練齊整，使更禦賊。諸路皆用以為法，賊聞之，第戒曰：“無以延州為意。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，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。”大范老子謂雍也。又築青澗城以阨寇衝，墾田二千頃。復承平、永平廢砦，屬羌歸業者數萬戶。時議

諸路進討，獨仲淹固守鄜延不從。

及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，仲淹以謂：“無事請和，難信。且書有僭號，不可以聞。”乃自為書，令去僭號，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，見西夏事中。元昊復有書，不遜，仲淹焚其書不以聞，坐奪一官，知耀州。

未踰月，徙慶州。分陝西為四路，以仲淹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。仲淹上攻守二策，仁宗報之曰：“閱所奏二策，思慮精密矣。然將帥士卒累衄，氣未甚振，若幸於或勝，恐非良謀。備有克獲，又煩守備。若乃勤於訓練，嚴加捍禦，遠設斥候，制其奔衝，俟時而動，庶以養銳持久。卿宜深體朕意，與諸帥協心并力，互相應援，或有便宜密奏。”仲淹又言：“西戎背德，卿大夫爭進計策，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。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，議守者謂攻必速禍，是二者之議卒不能合也。臣前在延安，初則請復諸砦為守禦之備，次則幸其休兵，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。朝廷以群言之異，未垂采納。今臣領慶州，日夜思之，乃知攻有利害，守有安危。何則？攻其遠則害必至，攻其近則利亦隨。守以土兵則安，守以東兵則危。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，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，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。今奉詔俾嚴加捍禦，俟時而動，與鄰道協心而共圖之。又覩赦文，謂彼無騷動我不侵掠，臣恐賊寇一隔，遠在數百里外，應援不及，須為牽制之策，以沮賊氣。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，有備而不行，豈當行而無備也。臣前常遣人人界，通往來之間，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。朝廷先降密旨，令往復論議，歲年之間當有成事。且

自古兵馬精勁，西戎之所長也；金帛富庶，中國之所有也。禮義不可化，干戈不可取，則當任其所有，勝其所長，此霸王之術也。”仁宗嘉其議。

慶曆二年，改邠州觀察使，不拜。州之西北有砦，據後橋川南通鳳州、華州，池北接白豹、金湯，種落彊悍而善耕，久不能城。仲淹一日擁兵出，諸將不知所向。軍至柔遠，始號令告其地處，所往築城。至於板築之用，大小畢具，而軍中初不知。賊以騎三萬來爭，仲淹戒諸將，戰而賊走，追勿過河。已而賊果走，追者不度，而河外果有伏賊，失計乃引去。於是諸將皆服，以為不可及。詔賜名曰“大順城”。環州屬羌明珠、滅臧二族，兵各萬餘人，皆附賊。仲淹又請復細腰城、葫蘆泉諸砦，招致二族以扼賊。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。

葛懷敏之敗定川也，關中民竄匿山谷，乃率部下兵赴援，而募兵關中，人心始安。仁宗聞定川之敗，頗以西方為憂，謂近臣曰：“若得仲淹出援，涇原可無慮矣。”及聞其出師，甚喜。進樞密直學士、右諫議大夫，尋拜陝西四路安撫緣邊招討使。

仲淹待諸吏，必使畏法而愛己，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，使自為謝。諸蕃質子縱其出入，無一人逃者。蕃酋來，召之卧内，屏人徹衛，與語不疑。仲淹與韓琦俱有威名，軍中為之語曰：“軍中有一韓，西賊聞之心骨寒；軍中有一范，西賊聞之驚破膽。”居三歲，士勇邊實，恩信大洽。乃決策謀取橫山，復靈武，而元昊數遣使來請和。初，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，既而黥以為軍，惟仲淹所部

刺其手。仲淹去，兵罷，獨得復為民。仲淹在邊，其所施設，去而人德之，與守其法，不敢變也。

自仲淹坐呂夷簡貶，群士大夫各持二人曲直。夷簡患之，凡直仲淹者，皆指為黨，或坐竄逐。及夷簡復相，仲淹再起被用，於是歡然相得，戮力平賊，天下兩賢之。召拜樞密副使。頃之，與韓琦出巡邊，為陝西宣撫使。未行，改參知政事，而以琦代使陝西。

會盜起淮南，知高郵軍晁仲約度不能禦，諭軍中富民出金帛，具牛酒，使人迎勞，且厚遺之。賊悅，徑去。事聞，富弼時在樞府，議欲誅仲約以正軍法，仲淹欲宥之。弼曰：“盜賊公行，守臣不能戰又不能守，而使民釀錢遺之，法所當誅也。”仲淹曰：“郡縣兵械足以戰守，遇賊不禦而又賂之，此法所當誅也。今高郵無兵無械，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，然事有可恕，戮之恐非法意也。”仁宗從之，仲約由此免死。

仲淹在政府，欲放周官，以六卿事分委輔相，而自領兵刑之任。仁宗方銳意政事，仲淹每進見，仁宗必以太平責之。仲淹嘆曰：“上之用我者至矣，然事有先後，而革弊於久安，非朝夕可也。”既而，再賜手詔，趣使條天下事。又開天章閣召見，賜坐，詢以世務。仲淹言：“天下之治莫若守宰得人，欲守宰得人，先擇轉運按察使。”又云：“取士不可以不根行實而先詞華。圭田不均，則不足以養廉吏；農桑不課，則民失業；詔令屢更，則下不信。”又請復府兵以宿衛京師，併縣邑以寬徭役，又欲減五品以上任子例。明年，與韓琦列上禦邊四策。既欲改制，故忌之者衆，而

僥倖者不悅，因出為河東、陝西宣撫使，而富弼亦出按治河北道。改資政殿學士，知鄆州，以疾請知鄧州，加給事中。知杭州，再遷戶部侍郎，徙青州。疾甚，請穎州，未至，卒。年六十四，贈兵部尚書，謚曰文正。所著《丹陽集》二十卷、《奏議》十七卷。

仲淹為人外和內剛，樂善泛愛。喪其母時尚貧，終身非賓客食不重味。臨財好施，意豁如也。及退而視其私，妻子僅給衣食。姑蘇之范，皆疎屬，而置義莊以周急之。天下想聞其風采，賢士大夫以不獲登其門為耻。下至里巷及夷狄，皆知其名字。鄧、慶之民與屬羌，皆繪像生祀之。其卒也，仁宗甚悼惜之。子純佑、純仁、純禮、純粹。純佑有行義，以疾廢于家。

臣稱曰：仲淹之語憂樂，信所謂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，雖聖人復起，不易斯言矣。方其為書以遺宰相，慨然有興王道、致太平之意。故其治民、馭軍、執政，皆無易此書者。得非致君謀國之略素已定於胸中與？石介頌之曰：“維仲淹、弼，一夔一契。”是誠知言哉！

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九下

列傳四十二下

純仁字堯夫，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。中進士第，初知武進縣，又知長葛縣，皆不赴。仲淹遣之，純仁曰：“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？”

及仲淹卒，始出仕。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，為政有惠愛。簽書許州觀察判官，知襄邑縣。縣有牧地，衛士倚以暴民田，純仁取一人杖之。牧地初不隸縣，有詔劾純仁。純仁言：“養兵當先卹農。”朝廷是之，釋不問，且聽牧地隸縣，自純仁始。

治平中，擢江東轉運判官，召為殿中侍御史。時方議濮王典禮，宰相韓琦、參知政事歐陽脩等議欲尊崇，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，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。純仁言：“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，與前代受策人繼之主異，宜如王珪等議。”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，不聽。於是還所授告敕，家居待罪。既而內出皇太后手書，尊王為皇，夫人

為后。純仁復言：“陛下以長君臨御，奈何使命出房闈，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，非人主自安計。”尋詔罷追尊，起純仁就職。純仁請出不已，遂出通判安州，徙知蘄州。歷京西提點刑獄、京西陝西轉運副使。

召還，除兵部員外郎，遷起居舍人、同知諫院。神宗厲精求治，任用王安石，多所變更。純仁言：“驟變法度，人心不寧。《書》曰：‘怨豈在明，不見是圖。’願陛下圖不見之怨。”神宗問：“何謂圖不見之怨？”純仁曰：“古人所謂‘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’者是也。”又論富弼在相位不當以疾自為形迹，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，李師中不可守邊，薛向不可任發運使。“向行均輸法於六路，必將掊克生民，斂怨基禍。”又言：“道遠當馴致，事大難速成。人材不可遽求，積弊不可頓革。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，必為儉倖所乘，不可不察。”既而劉琦、錢顗以論安石同時罷御史，純仁言：“琦等一言柄臣，遽以罪去。今在廷阿附者已衆，奈何更以法驅之？”益指切安石。神宗察其忠，章弗下，而純仁闔門請去。乃罷諫院，留修起居注。

純仁又申中書，以為：“安石欲求近功，忘其舊學，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，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。尚法令則稱商鞅，言財利則背孟軻。鄙老成，為因循之人；棄公論，為流俗之語。”謂曾公亮“年高不退，廉節有虧”，謂趙抃“心知其非而詞辨不及”。中書以狀進，又落修起居注，出知河中府。徙成都府路轉運使，坐失察僚佐燕游，左遷知和州，徙邢州。未至，加直龍圖閣、知慶州。入見，神宗問純仁兵法邊事，對曰：“非臣所習也。”懇辭邊任，不許。屬郡

流人道慶稱冤，按得冤狀，郡將种詒誣訟，純仁挾情變獄。詔移獄北郡，出御史治之。純仁就逮，郡人數萬號泣遮道，久乃得去。獄成，純仁坐奪職，知信陽軍。徙齊州，丐罷，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。再知河中，復直龍圖閣、知慶州，擢天章閣待制。召還，充侍講，除給事中。

時哲宗、宣仁后共政，司馬光入朝，首改差役法。純仁聞之，謂人曰：“此事當熟講而緩行，不然滋為民病。且宰相職在求人，變法非所先也。”力為光言之。是時，初改熙寧按問自首法，純仁奏立文太深，又言：“四方奏讞大辟坐死者，視舊數倍，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。”明年進吏部尚書，數日拜同知樞密院事。

初，純仁請罷兵棄地，因使歸所掠漢人，執政持之未決。至是乃申前議，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緡，事皆施行。邊臣俘蕃酋鬼章以獻，純仁請誅之塞上，以謝邊人，不聽。言者攻呂惠卿、章惇、鄧綰，純仁為救解，因言：“臣嘗為綰誣奏坐黜，今日所陳，恐錄人之過太甚，實繫國體。”宣仁后嘉納，因下詔書：“前日希合附會之人，一無所問。”學士蘇軾發策問，為言者所攻，韓維罷門下侍郎，補外。純仁奏：“軾無罪，維盡心國家，不可因譖言黜。”元祐三年，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。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，純仁復為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，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，并錄歐陽脩《朋黨論》以進。

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所為詩上之，為謗訕，臺諫趨和欲致之重辟，純仁獨於簾前開陳：“方今聖朝宜務寬厚，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，誅竄大臣。

今日舉動，宜與將來為法，此事甚不可開端也。”左相呂大防奏：“蔡確黨人甚盛，不可不問。”純仁面奏以為：“朋黨難辨，却恐誤及善人，此事正宜詳審。”繼上疏曰：“朋黨之起，蓋因趨向異同。同我者，謂之正人；異我者，疑為邪黨。既惡其異我，則逆耳之言難至；既喜其同我，則迎合之佞日親。以至真偽莫知，賢愚倒置，國家之患，率由此也。至如王安石，止因喜同惡異，遂至黑白不分，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。後來柄臣，固合永為商鑒。今責蔡確，不必推治黨人、旁及枝葉。臣聞孔子曰：‘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’。則是舉用正直，可以化枉邪為善人，不仁者自當屏迹矣。何煩分辨黨人，或恐有傷仁化。”執事議蔡確責命也，太師文彥博欲置之嶺嶠。純仁謂大防曰：“此路自乾興以來，荊棘近七十年，吾輩開之，恐自不免。”大防不敢言，唯左丞王存與純仁相協，純仁與存上前論之，益堅。既又上疏極論，且云：“蓋如父母之有逆子，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，父子至親，主於恕而已。若處之必死之地，則恐傷恩。臣之區區，實在於此。”確卒貶新州。純仁亦力求罷，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。

○踰年，進大學士，知太原府。夏人犯邊，純仁自劾，有詔貶官一等，徙知河南，再徙潁昌。召還，復拜右僕射。純仁前為相時，有司請復河故道，二三大臣主其議。純仁以為，壅之使高，必難成功。朝廷為出近臣行視，還奏如純仁言，乃止。純仁即罷，而河役復興。及純仁再相，復遣使按行，不能易前說。然主議者必欲成之，後雖暫歸故道，已而復決，人力為之敝。純仁以事無所回，同列或病

之。會左相呂大防以楊畏為諫議大夫，純仁以“畏非端士，不可。”由是乞罷政，不許。

宣仁后寢疾，一日召純仁謂曰：“卿父仲淹，可謂忠臣。在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時，唯勸明肅盡母道；明肅上賓，唯勸仁宗盡子道。卿父仲淹可謂忠臣，卿當似之。”純仁泣曰：“敢不盡忠。”哲宗親政，純仁因勸哲宗遴擇執政、臺諫，且言：“仁宗朝委任執政，而臺諫實參論議，可以為法，然不可用非其人。”哲宗嘉納之。

蘇轍以論殿試策題，引漢武、昭為言，哲宗怒，僣非其倫，貶汝州。轍不敢自明，純仁獨前奏：“武帝雄材大略，史無貶詞。況轍所論，事與時也，非論人也。”哲宗意稍解。轍平日與純仁多異，至是乃服。時士大夫觀望，多詆元祐之政，純仁言：“章獻明肅皇后崩，仁宗以言者多斥垂簾時事，下詔禁止。望陛下稽倣而行，以戒薄俗。今狂妄詆訐者已多，容之則累聖孝，懲之則恐塞言路，不若以詔書禁約，一遵仁宗故事。”

全臺言蘇轍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，黜知英州。純仁上疏曰：“熙寧法度，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，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。至垂簾之際，始用言者，特行貶竄，今已八年矣。言者多當時御史，何故畏避不即納忠，而今乃有是奏，豈非觀望邪？”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，又論蘇轍所謫太近。純仁言：“之邵為成都路監司，士敦有犯，自當按發。轍與政累年，之邵已作御史，亦無糾正，今乃繼有二奏，其情可知。”

哲宗既召章惇為相，純仁於是請罷，復以觀文殿大學

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，徙河南府，又徙陳州。章惇用事，呂大防等數十人皆貶竄。明堂肆赦，惇先疏大防等終身不徙，純仁上疏申理曰：“大防等年老疾病，不習水土，炎荒非久處之地，而又憂虞不測，何以自存？臣曾與大防等共事，多被排斥，陛下之所親見。臣之激切，只是仰報盛德。向來章惇、呂惠卿雖為貶謫，不出里居，臣尚曾有言，深蒙陛下開納。陛下以一蔡確之故，常軫聖念。今趙彥若已死貶所，將不止一蔡確矣。願陛下斷自淵衷，將大防等引赦原放。”疏奏，忤惇意，遂落職知隨州。

明年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。純仁諸子聞韓維謫均州，其子以其父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不合，得免行，亦欲以純仁昔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言，求歸。先白純仁，純仁曰：“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，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，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。有愧心而生者，不若無愧心而死。”諸子乃止。徽宗即位，即日遣中使勞問。初授光祿卿，分司南京道。復右正議大夫、提舉崇福宮。不數月，以觀文殿大學士、中太一宮使召，方倚為相而純仁以目疾固辭，許還潁昌里第。

徽宗每對輔臣以不及見純仁為恨，而純仁臨終亦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也。口占遺表，有云：“惟宣仁之誣謗未明，致保佑之憂勤不顯，皆權臣務快於私忿，非泰陵實謂之當然。”命其門人李之儀次第之。純仁卒時年七十五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忠宣。

純仁性夷易寬簡，常曰：“吾平生好學，得之忠恕二字而已。”歷事四世無間言。自為布衣至宰相，廉儉如一。

所得奉賜，皆以廣義莊。前後任子恩，多先疎族。沒之日，幼子五孫猶未官。有文集五十卷。

純仁既卒，蔡京用事，小人傅會，言純仁遺表子正平與李之儀撰造，以為非純仁意。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。正平羈管象州，之儀羈管太平州。初，蔡京欲結后戚，故奏展向氏墳，事下開封。正平為開封尉，往按視其地，以民田不可奪，府以其言聞，京坐贖金。由此恨正平，故誣以罪。其後正平遇赦得歸，遂不復仕云。

臣稱曰：純仁忠厚仁恕，宰平天下，不澄不撓，人莫能窺其際。而其愛君憂國之心，凜然有仲淹之風。噫，使熙寧用其言，則元祐無改更之患。元祐行其說，則紹聖無黨錮之禍。孟子謂：“仲尼不為己甚者”。臣於純仁見之矣。

純禮字彝叟，以父蔭為祕書省正字，稍遷三司鹽鐵判官。以比部員外郎知遂州，除戶部郎中、京西路轉運副使，人為吏部郎中，遷左司，又遷太常少卿，江、淮、荆、浙等路發運使。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、給事中。

純禮凡所封駁，正名分紀綱，皆國體之大者。起居舍人張耒先在病告，中書省銀黃不候參假令供職，純禮批敕謂：“耒既能供職，豈不能朝見？壞禮亂法，所不當為。”一時為之聳動。復拜刑部侍郎，以天章閣待制、樞密都承旨知亳州，提舉明道宮。

元符三年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。前尹以刻深為治，純禮曰：“寬猛相濟，聖人之訓。今處深刻之後，若益以猛，是以火濟火也。方務去前政之苛，猶慮未盡，何寬之為患邪？”除禮部尚書，遂拜尚書右丞。侍御史陳次

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內批，不由三省進擬，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，乞降黜。純禮徐進曰：“次升所陳，不過防執政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己者耳。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何用深責之也？”

呂惠卿告老，徽宗以問執政，執政請許之。純禮謂：“惠卿前二府位節鉞，豈不存朝廷體貌。雖其人不足留，所重者國體也。”罷知潁昌府，尋除端明殿學士、提舉崇福宮。崇寧初，落職，試少府監、分司南京、徐州居住。又責授靜江軍節度副使、徐州安置，移單州。五年，復左朝議大夫、提舉鴻慶宮。卒，年七十六。

純粹字德孺，以門功稍遷至贊善大夫，為檢正中書刑房公事。以事出知滕縣，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，擢陝西轉運判官，陞副使，進直龍圖閣。

為京東路轉運使，知慶州。時夏人不庭，純粹謂：“諸路策應，舊制也。自徐禧罷策應，若虜兵大舉，一路攻圍，力有不勝，而鄰路拱手坐觀，其不拔者幸爾。謂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。”朝廷是之。元祐中，除寶文閣待制。初，神宗問罪夏人，取其安疆、葭蘆、浮圖、米脂四砦，又取蘭州。至是議分畫疆界，趙鼎在延州，純粹在慶州，以為得之無益於中國。純粹請以虜所陷官吏丁夫歸朝廷，而以所削之地給賜之。於是還以四砦，而夏人服。是時，兄純仁以書與純粹論邊事云：“大輅與柴車爭逐，明珠與瓦礫相觸，君子與小人鬥力，中國與夷狄較勝負。不唯不可勝，兼亦不足勝。雖勝，非也。”人為戶部侍郎，出知延安府。

哲宗親政，用事者欲開邊釁，以純粹棄地為非，降直